

警世通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

冯梦龙编 严敦易校注

警世通言

上

警世通言 (共两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48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0\frac{5}{8}$ 插页 4

1956年1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月湖北第6次印刷

印数 154,501—359,500

书号 10019·628

定价 1.95 元

出版說明

一

警世通言是明代馮夢龍所編的一部宋、元、明『話本』和『擬話本』的總集。馮夢龍還編有同樣性質的另外兩部總集：喻世明言（古今小說）和醒世恆言。文學史家一向把這三部總集合稱爲『三言』。

所謂『話本』和『擬話本』，其實都是短篇小說。『話本』起源於宋代（特別是南宋）『說話人』（即說書人）所用的底本，更確切地說，是專說『小說』的『說話人』所用的底本。『擬話本』則是後代（主要是明代）文人摹擬『小說』話本的體製，繼承『小說』話本的傳統而寫出來的作品。

宋代（特別是南宋）的一些大都市，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市民階層在社會生活中日益佔有了重要的地位。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有自己的要求，而社會生活的各方面也必然會產生出各種適合他們要求的東西。『說話』是一種民間伎藝，唐代都市中已經相當流行，到了宋代（特別是南

宋），更加盛行在一些大都市中間，聽衆主要是市民；聽『說話』，成爲市民文化生活的內容之一。『說話』伎藝當中，分成好些『家數』，最主要的是『小說』和『講史』兩個『家數』，而『小說』更是主體。『小說』所說的主要是現實生活，是以市民本身或市民所熟悉的人物爲主角的短篇故事。『講史』所說的則是歷史故事，是以歷史上的帝王將相、英雄好漢之類爲主角的長篇故事。這兩種『說話』特別受到廣大市民羣衆的歡迎，正好反映出市民階層要求從自己的眼光來認識現實生活和認識歷史這樣兩個方面的願望。

『說話』伎藝是一種民間口頭文學，主要的是靠『說話人』在講說時進行口頭創作。但是他們仍然有一種文字記錄的底本，極簡單地記下了故事的主要梗概，以供他們檢閱備忘，或者作爲講說之前進行準備的提綱，或者作爲傳授徒弟的教本。『說話人』所用的這種底本，便被稱爲『話本』。最初的『話本』僅僅掌握在『說話人』手裏，內容很簡陋，還不能離開口頭文學而獨立地存在，不能在社會上獨立地流行。但是，隨着『說話』伎藝的發展，隨着聽衆要求的不斷提高，口頭創作過程中一些較成熟的經驗，必然會不斷地用文字記錄鞏固下來，積累起來，增加到底本上去。這樣，實際上就成了集體地、長時期地對那些底本進行藝術加工的過程。一些與民間『說話人』有聯系的，或是對於民間文學有興趣的文人，也在這個過程中參加了藝術加工的工作。有所謂『書會』，便是這些文人和『說話』藝人合作起來，對『說話』所用各種底本進行編輯整理的一種專業性的組織。

上述藝術加工過程達到一定的完美程度，那些『說話』底本便作爲書寫文學而從口頭文學逐漸脫

離開來，獨立地在社會上流行起來。這種文學集中了長時期的羣衆的藝術創造的天才，在思想性藝術性各方面都有着新穎的、優秀的表現，當然會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從而也就更廣泛、更強烈地吸引了文人的注意。『講史』所用的底本，經過文人的進一步整理加工，後來就成爲各種長篇歷史小說，例如水滸和三國演義，便是這樣產生的。『小說』所用的底本，經過文人的進一步整理加工，也便成爲正式的短篇小說，被收集在各種總集裏面。從此，『話本』這個名字便專指從『小說』話本的基礎上加工起來的短篇小說，而文人摹擬『小說』話本的作品也就被稱爲『擬話本』。

二

『話本』最初還是以單篇的形式流行。彙集許多單篇『話本』，刊印成書，大致起於明代中葉前後。明嘉靖時人洪楫輯印有清平山堂話本。後來又有一種京本通俗小說出現。馮夢龍所編的『三言』，則出現在明代的末葉。『三言』收輯較廣，選擇較精，不僅包含宋、元以來相傳的舊『話本』，而且包含了明代民間藝人和文人（包括編者馮夢龍自己）的新作品在內。編者對於所輯印的作品，也統一地作了一番整理和加工。因此，『三言』可以說是『話本』小說的集大成的總集，是後人研究『話本』小說最主要的寶藏。

『三言』原來大約擬定總題爲新刻古今小說，等到第一輯出版以後，才重新定下了三個書名。所以第一輯原稱古今小說，後來才改爲喻世明言。第二輯警世通言，出版於天啓甲子（一六二四年）。

第三輯醒世恆言，出版於天啓丁卯（一六二七年）。三輯各收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

『三言』的編者馮夢龍，是明末清初江蘇吳縣人。他是民間文學的熱烈愛好者、蒐集者和研究者。他自己也是一個出色的通俗文學作家。他曾經編輯出版過山歌和掛枝兒等民間歌曲集，增補過羅貫中的長篇小說平妖傳，改作過『講史』新列國志。他又是多產的戲曲家，除自己編寫的而外，改訂別人的作品多至幾十種。在他的所有一切工作中，最值得重視的還是『三言』的編印。

應該指出，『三言』當中，馮夢龍自己的創作所佔的比例是相當大的。在明代末葉，擬作『話本』漸已形成風氣。例如，和馮夢龍同時的另一作家凌濛初，於醒世恆言出版的同一年，也出版了一部白話短篇小說集拍案驚奇初刻，崇禎壬申（一六三二年）又出版了『二刻』，他就聲明了全是自己的創作。凌濛初這兩部小說集，被文學史家合稱為『二拍』。『三言』『二拍』習慣連稱，都是研究中國古典白話短篇小說的重要資料，不過後者的價值是要低些。

前面說過，馮夢龍對於他所編的全部作品，作過了一番統一的整理和加工。大致有三個方面：首先，他把各篇的題目全部改過，按照章回長篇小說回目的樣式和體例，同樣編成兩兩對偶的回目，不過每一組裏面實際上還是各自獨立的兩篇，並沒有什麼連繫。這是一種新的編輯方法，對於後來『話本』小說的作者和編輯者有很大的影響。他在若干篇的改題之下，註明了舊本的原題，這對於研究者也很有用處。其次，他對許多舊傳『話本』的文字作了必要的修訂，主要是刪去了那些適合於『說話』伎藝表現方式而不適合於小說的，或者擺在小說裏面就顯得多餘累贅的詞語。這些修訂之所以是

必要的，因為大致都是能加強舊本的藝術性的。最後，就是根據舊本加以重寫，有些還保留了舊本的一部分，有些已經等於重新創作，僅僅採取了舊本的人物、情節和故事而已。

『三言』裏面的作品，總的來說，都富有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特別反映出當時市民階層的情感和意識。當然市民情感和意識本身，也就有着庸俗的、封建的一面，而這一面也會在作品當中表現出來。但民主主義思想因素，人道主義精神，和樂觀積極情緒，以及對封建制度、封建禮教的揶揄嘲諷態度，則在作品中是佔着主導地位的。

三

警世通言所收的四十篇當中，馮夢龍自作和改寫的，看來和其他『二言』一樣，佔着相當大的比例。但是，所有這四十篇，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經過馮夢龍統一整理加工的。因此，究竟哪些是宋、元相傳的舊本，哪些是馮夢龍自作和改寫的作品，便很難精確地加以區分。事實上，這四十篇作品的風格基本上是一致的，作為一部短篇小說集來看，儘管各篇之間並無連繫，時代相距也非常遼遠，仍然可以看出是一個傳統發展下來的。警世通言現有兩種傳本，一是兼善堂本，四十卷，一是三桂堂本，三十六卷。三桂堂本除比兼善堂本少四卷外，內容也有些不同，顯然它是較後的本子。兼善堂本原書在日本，國內有根據傳鈔排印的世界文庫本，現即就世界文庫本校以三桂堂本印行，世界文庫本原缺的第三十七卷，也用另外的鈔本將它補足。警世通言收錄的各篇，有曾見於京本通俗小說、清平山堂

話本及較後的選本今古奇觀的，字句每有不同，我們是以『通言』爲準的，因爲它曾經馮夢龍的整理，可以看出馮夢龍修訂的情況。

書中有個別的描寫，不甚適合於廣大讀者，曾酌量予以刪節。

對於語言、制度及某些辭句，爲了使讀者便於了解起見，也酌加了一些註釋，可能有不確當的地方，希望得到指正。

目錄

第一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一
第二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一三
第三卷	王安石三難蘇學士	二四
第四卷	拗相公飲恨半山堂	二六
第五卷	呂大郎還金宗骨肉	二九
第六卷	俞仲舉題詩遇上皇	三三
第七卷	陳可常端陽仙化	三八
第八卷	崔待詔生死冤家	四九
第九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一〇五
第十卷	錢舍人題詩燕子樓	一三〇
第十一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一三八
第十二卷	范鰥兒雙鏡重圓	一五九

第十三卷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二六
第十四卷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一五
第十五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一九
第十六卷	小夫人金錢贈年少	三三
第十七卷	鮑秀才一朝交泰	三四
第十八卷	老門生三世報恩	四八
第十九卷	崔衙內白鷄招妖	六一
第二十卷	計押番金鰲產禍	七四
第二十一卷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	八九
第二十二卷	宋小官團圓破甌笠	八八
第二十三卷	樂小舍排生冤偶	八八
第二十四卷	玉堂春落難逢夫	九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三七
第二十六卷	唐解元一笑姻緣	四〇
第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鬧華光廟	四一
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鎮雷峯塔	四〇
第二十九卷	宿香亭張浩遇鶯鶯	四九

第三十卷	金明池吳清逢愛	四九
第三十一卷	趙春兒重旺曹家莊	四三
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四八
第三十三卷	喬彥傑一妾破家	四一
第三十四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五六
第三十五卷	况太守斷死孩兒	五四
第三十六卷	皂角林大王假形	四六
第三十七卷	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五八
第三十八卷	蔣淑真刎頸鴛鴦會	五二
第三十九卷	福祿壽三星度世	五三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五三

第一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浪說曾分鮑叔金，誰人辨得伯牙琴？於今交道奸如鬼，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論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牙。他兩個同爲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以爲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之，薦爲齊相。這樣朋友，纔是個真正相知。這相知有幾樣名色：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知心；聲氣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聽在下說一樁俞伯牙的故事。列位看官們，要聽者，洗耳而聽。不要聽者，各隨尊便。正是：

知音說與知音聽，不是知音不與談。

話說春秋戰國時，有一名公，姓俞名瑞，字伯牙，楚國郢都人氏，即今湖廣荊州府之地也。那俞伯牙身雖楚人，官星卻落於晉國，仕至上大夫之位。因奉晉主之命，來楚國修聘。伯牙討這個差使，一來，是個大才，不辱君命；二來，就便省視鄉里，一舉兩得。當時從陸路至於郢都。朝見了楚王，致了晉主之命。楚王設宴款待，十分相敬。那郢都乃是桑梓之地，少不得去看一看墳墓，會一會親友。然雖如此，各事其主，君命在身，不敢遲留。公事已畢，拜辭楚王。楚王贈以黃金采緞，高車駟馬。

伯牙離楚一十二年，思想故國江山之勝，欲得恣情觀覽，要打從水路大寬轉〔二〕而回。乃假奏楚王道：『臣不幸有犬馬之疾，不勝車馬馳驟。乞假臣舟楫，以便醫藥。』楚王准奏。命水師撥大船二隻，一正一副。正船單坐晉國來使，副船安頓僕從行李。都是蘭橈畫槳，錦帳高帆，甚是齊整。羣臣直送至江頭而別。

只因覽勝探奇，不顧山遙水遠。

伯牙是個風流才子。那江山之勝，正投其懷。張一片風帆，凌千層碧浪，看不盡遙山疊翠，遠水澄清。不一日，行至漢陽江口。時當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夜。偶然風狂浪湧，大雨如注，舟楫不能前進，泊於山崖之下。不多時，風恬浪靜，雨止雲開，現出一輪明月。那雨後之月，其光倍常。伯牙在船艙中，獨坐無聊。命童子焚香爐內，『待我撫琴一操。以遣情懷。』童子焚香罷，捧琴囊置於案間。伯牙開囊取琴，調絃轉軫，彈出一曲。曲猶未終，指下『刮喇』的一聲響，琴絃絕了一根。伯牙大驚，叫童子去問船頭〔三〕：『這住船所在是甚麼去處？』船頭答道：『偶因風雨，停泊於山脚之下，雖然有些草樹，並無人家。』伯牙驚訝。想道：『是荒山了。若是城郭村莊，或有聰明好學之人，盜聽吾琴，所以琴聲忽變，有絃斷之異。這荒山下，那得有聽琴之人？哦，我知道了。想是有仇家差來刺客，不然，或是賊盜伺候更深，登舟劫我財物。』叫左右：『與我上崖搜檢一番。不在柳陰深處，定在蘆葦叢中。』左右領命，喚齊衆人，正欲搭跳〔三〕上崖。忽聽岸上有人答應道：『舟中大人，不必見疑。小子並非奸盜之流，乃樵夫也。因打柴歸晚，值驟雨狂風，雨具不能遮蔽，潛身巖畔。聞君雅操，少住聽琴。』伯牙大笑道：『山中打柴之人，也敢稱聽琴二字！此言未知真僞，我也不計較了。左右的，

叫他去罷。』那人不去，在崖上高聲說道：『大人出言謬矣！豈不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大人若欺負山野中沒有聽琴之人，這夜靜更深，荒崖下也不該有撫琴之客了。』伯牙見他出言不俗，或者真是個聽琴的，亦未可知。止住左右不要囉唆，走近艙門，回嚙作喜的問道：『崖上那位君子，既是聽琴，站立多時，可知道我適纔所彈何曲？』那人道：『小子若不知，卻也不來聽琴了。方纔大人所彈，乃孔仲尼歎顏回，譜入琴聲。其詞云：「可惜顏回命蚤亡，教人思想鬢如霜。只因陋巷簞瓢樂，」——到這一句，就絕了琴絃，不曾撫出第四句來。小子也還記得：——「留得賢名萬古揚。」』

伯牙聞言，大喜道：『先生果非俗士，隔崖寫遠，難以問答。』命左右：『掌跳，看扶手，請那位先生登舟細講。』左右掌跳，此人上船，果然是個樵夫。頭戴簞笠，身披草衣，手持尖擔，腰插板斧，腳踏芒鞋。手下人那知言談好歹，見是樵夫，下眼相看。『咄，那樵夫！下艙去，見我老爺叩頭。問你甚麼言語，小心答應。官尊着哩。』樵夫卻是個有意思的，道：『列位不須粗魯，待我解衣相見。』除了斗笠，頭上是青布包巾；脫了蓑衣，身上是藍布衫兒；搭膊〔一〕拴腰，露出布裊下截。那時不慌不忙，將蓑衣、斗笠、尖擔、板斧，俱安放艙門之外。脫下芒鞋，蹣去泥水，重復穿上，步入艙來。官艙內公座上燈燭輝煌。樵夫長揖而不跪，道：『大人施禮了。』俞伯牙是晉國大臣，眼界中那有兩接〔二〕的布衣。下來還禮，恐失了官體，既請下船，又不好叱他回去。伯牙沒奈何，微微舉手道：『賢友免禮罷。』叫童子看坐的。童子取一張杭坐兒置於下席。伯牙全無客禮，把嘴向樵夫一弩道：『你且坐了。』你我之稱，怠慢可知。那樵夫亦不謙讓，儼然坐下。伯牙見他不告而坐，微有嗔怪之意。因

此不問姓名，亦不呼手下人看茶。默坐多時，怪而問之：『適纔崖上聽琴的，就是你麼？』樵夫答言：『不敢。』伯牙道：『我且問你，既來聽琴，必知琴之出處。此琴何人所造？撫他有甚好處？』正問之時，船頭來稟話，風色順了，月明如晝，可以開船。伯牙分付：『且慢些！』樵夫道：『承大人下問。小子若講話絮煩，恐擔誤順風行舟。』伯牙笑道：『惟恐你不知琴理。若講得有理，就不做官，亦非大事，何況行路之遲速乎！』樵夫道：『既如此，小子方敢僭談。此琴乃伏羲氏所琢，見五星之精，飛墜梧桐，鳳皇來儀。鳳乃百鳥之王，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棲，非醴泉不飲。伏羲氏知梧桐乃樹中之良材，奪造化之精氣，堪爲雅樂，令人伐之。其樹高三丈三尺，按三十三天之數，截爲三段，分天、地、人三才。取上一段叩之，其聲太清，以其過輕而廢之；取下一段叩之，其聲太濁，以其過重而廢之；取中一段叩之，其聲清濁相濟，輕重相兼。送長流水中，浸七十二日，按七十二候之數。取起陰乾，選良時吉日，用高手匠人劉子奇斲成樂器。此乃瑤池之樂，故名瑤琴。長三尺六寸一分，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前闊八寸，按八節；後闊四寸，按四時；厚二寸，按兩儀。有金童頭，玉女腰，仙人背，龍池，鳳沼，玉軫，金徽。那徽有十二，按十二月；又有一中徽，按閏月。先是五條絃在上，外按五行金木水火土，內按五音宮商角徵羽。堯舜時操五絃琴，歌「南風」詩，天下大治。後因周文王被囚於羑里，弔子伯邑考，添絃一根，清幽哀怨，謂之文絃。後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添絃一根，激烈發揚，謂之武絃。先是宮商角徵羽五絃，後加二絃，稱爲文武七絃琴。此琴有六忌，七不彈，八絕。何爲六忌？

一忌大寒，二忌大暑，三忌大風，四忌大雨，五忌迅雷，六忌大雪。

何爲七不彈？

聞喪者不彈，奏樂不彈，事冗不彈，不淨身不彈，衣冠不整不彈，不焚香不彈，不遇知音者不彈。

何爲八絕？總之清奇幽雅，悲壯悠長。此琴撫到盡美盡善之處，嘯虎聞而不吼，哀猿聽而不啼。乃雅樂之好處也。『伯牙聽見他對答如流，猶恐是記問之學。又想到：『就是記問之學，也虧他了。我再試他一試。』此時已不似在先你我之稱了。又問道：『足下既知樂理，當時孔仲尼鼓琴於室中，顏回自外入。聞琴中有幽沉之聲，疑有貪殺之意。怪而問之。仲尼曰：『吾適鼓琴，見貓方捕鼠，欲其得之，又恐其失之。此貪殺之意，遂露於絲桐。』始知聖門音樂之理，入於微妙。假如下官撫琴，心中有所思念，足下能聞而知之否？』樵夫道：『毛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大人試撫弄一過，小子任心猜度。若猜不着時，大人休得見罪。』伯牙將斷絃重整，沉思半晌。其意在於高山，撫琴一弄。樵夫贊道：『美哉洋洋乎，大人之意，在高山也。』伯牙不答。又凝神一會，將琴再鼓。其意在於流水。樵夫又贊道：『美哉湯湯乎，志在流水！』只兩句道着了伯牙的心事。伯牙大驚，推琴而起，與子期施賓主之禮。連呼：『失敬失敬！石中有美玉之藏。若以衣貌取人，豈不悞了天下賢士！先生高名雅姓？』樵夫欠身而答：『小子姓鍾，名徽，賤字子期。』伯牙拱手道：『是鍾子期先生。』子期轉問：『大人高姓，榮任何所？』伯牙道：『下官俞瑞，仕於晉朝，因修聘上國而來。』子期道：『原來是伯牙大人。』伯牙推子期坐於客位，自己主席相陪。命童子點茶〔六〕，茶罷，又命童子取酒共酌。伯牙道：『借此攀話，休嫌簡褻。』子期稱『不敢。』童子取過瑤琴，二人入席飲酒。伯牙開言